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，有过许多惊心动魄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，亿万老百姓翘首期盼自己命运何去何从的高层决策，而对中央高层领导人来说，这是一场事关重大的特殊较量。

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及重要过程，过去一直未有详尽的披露。本书的真情实录是目前为止最为详细的权威记录，展示了当年那些令人难忘的往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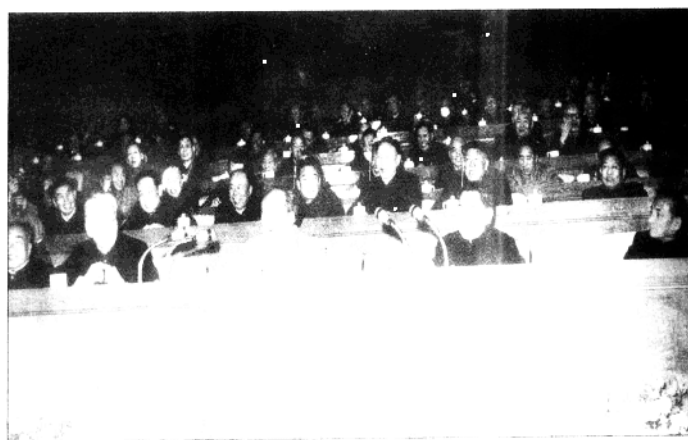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抉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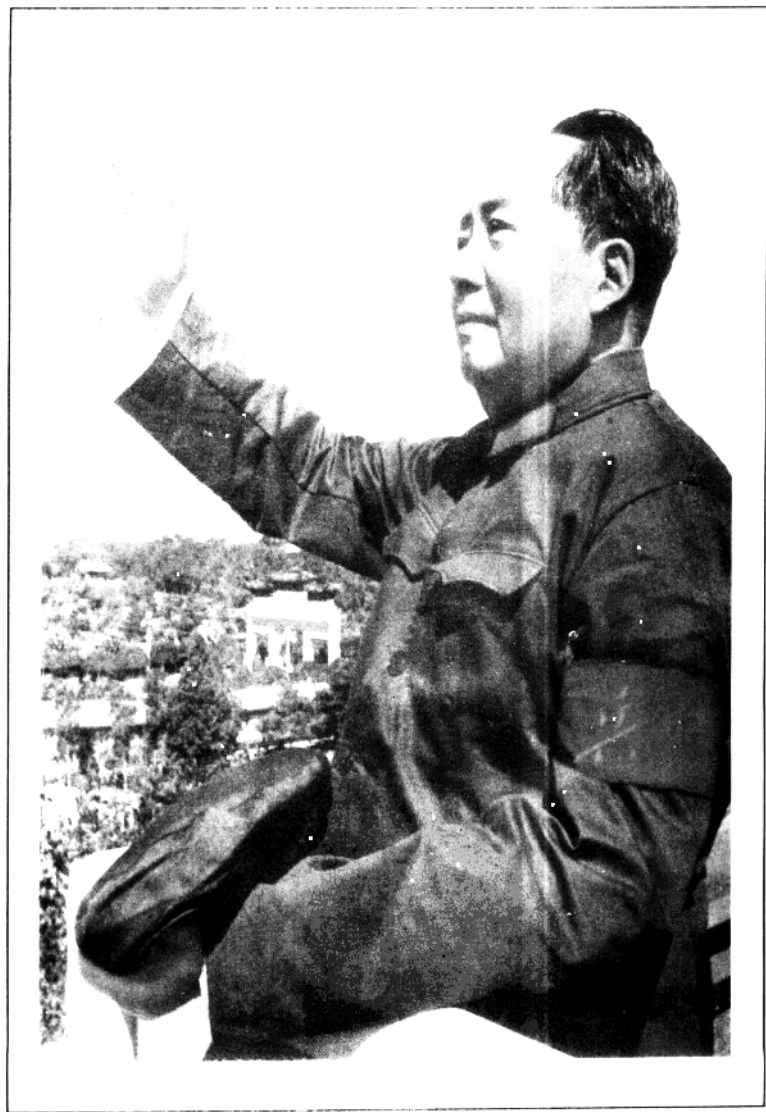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重要历史关头的中央政治局

◎ 李戴强 编著









非

常



档



案

丛

书

第一章 中国:1967 年的 78 天 /1

腥风血雨大交班

板荡耿耿老臣心

神州自有英雄在

猛士悲歌唱大风

第二章 决定中国命运的 28 天 /104

毛泽东生命危在旦夕

谁来接替毛泽东

毛泽东逝世后的江青

关于“按既定方针办”

政治斗争中的叶帅

政治局开会议治丧

叶剑英明察秋毫

寝食不安的华国锋

姚文元为夺权造舆论

呈密信部长入漩涡

华国锋向叶帅求助

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

高举酒杯庆胜利

第三章 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 36 天 /196

中国向何处去?

会议的规模大规格高

华国锋在开幕会那一天

目
录

分组讨论：风云骤变的前奏
 胡耀邦发言以及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问题
 李先念的一着得棋：国务院务虚会
 意外突破了原定的议题
 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
 华国锋在大会上的讲话
 吴德的检讨发言
 康生问题受人注目
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
 汪东兴与“两个凡是”
 一件会外反映到会内的事情
 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交锋
 中央人事安排成为关键问题
 中央专案组等几个机构的问题
 西北组的“十二点建议”
 闭幕会上三个讲话的起草内情
 邓小平的非凡韬略
 叶剑英关键时刻举足轻重
 华国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
 闭幕时汪东兴的书面发言
 意犹未尽的最后两天
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
 华国锋给人留下的印象

第四章 华国锋和被捕“四人帮”

/287

	一个时代的结束	
	“四人帮”篡权的阴谋活动	
	华国锋	
第五章	华主席与邓小平复出	/310
	“英明领袖华主席”	
	邓小平复出	
	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	
	“解放思想”	
第六章	1981:决断三件大事之年	/332
	序曲:准备阵地	
	审判“四人帮”	
	华国锋下台	
	毛泽东的“悲剧”	
	经验教训	
第七章	胡耀邦与改革开放	/354
	邓小平推荐的接班人	
	非凡的胆略与勇气	
	改革、开放的领导者	
	人民的公仆	

第一章

中国:1967 年的 78 天

腥风血雨大文班
板荡耿耿老臣心
神州自有英雄在
猛士悲歌唱大风

腥风血雨大交班

死神通常喜欢在黎明,当整个世界苏醒过来的时候,来把人们的眼睛永远地合上。

1976 年 9 月 9 日午夜刚过,空无一人的北京阜外大街上,一辆红旗轿车开足马力飞也似地驰过,接着向左转弯,来到了一高墙大院门前。门口的卫兵显然已经接到通知,汽车一开近,门就打开了,没有耽搁一点工夫。汽车径直开进了院内,在林荫道上缓缓行驶着:时速五公里。汽车在铺着灰色方砖的内院门口停了下来。车内,走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。他匆忙地走进了内院,走进了亮着灯光的侧房。

司机关上轿车的马达,吸起烟来。后来他打算打个盹儿,但是睡不着,只好又点上一支烟。在红旗轿车宽大的驾驶室里,他半侧着身子,不时朝叶剑英进去的那个门口张望。他知道,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住宅。尽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毛主席是住在中南海,但这是个误会。毛主席虽然在中南海有住宅,可是他早已不住在里面。从 70 年代开始,他喜欢常住的房子是这里——官园。司机看了看表,已是凌晨 3 点了。他知道,主席习惯在夜里工作,因此对深夜来到这里并不奇怪。可是,今天的气氛和往常

不同，门口停着这么多小车，院内却听不见开会的喧哗，一些神色紧张的医务人员在进进出出，隐隐的，他似乎还听见有哭声。

……

“出事了，难道……”司机不敢再往下想了。他焦急地瞅着门口，等待着叶帅出来。

夜，静悄悄的，像一池清水似地安温。偶尔传来火车的一声长鸣，它冲破寂静，但又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之中。

电报大楼的钟声响了四下，司机在吸第十支烟，可叶帅还是没有出来。此刻，天色朦朦发亮，星星暗淡下去，只有路灯好像按习惯还在白白地亮着。……

终于，元帅在门口出现了。他耷拉着脑袋，垂着两手，面色苍白。

司机用询问的目光盯着叶帅。

然而元帅没有理睬久等自己的司机，他钻进车子，用嘶哑的声音告诉司机：“开车吧。”

红旗轿车缓缓地行驶在长安街上，叶帅一动不动的把头靠在车后座上，一句话也没有。司机也默不作声。连叶帅的秘书，一个爽朗的年轻人，也靠在后座角落里装睡。他从一开车就想打听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找不到适当的机会——他不敢打破元帅长时间的沉默。

“你带烟了吗？”叶帅突然说。

司机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。

“您不是不抽烟吗？”司机反问道，但还是把烟递给了元帅。

叶帅点燃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直到把烟吐出后才说了两个字：“死了”。

司机猛地刹住了车。“红旗”静静地停在路旁。

“主席临终前留下什么话吗？”后座的秘书打开保密本准备

记录。

叶帅低头吸烟,像是在自言自语:“他带着一肚子心事走了……他在弥留之时说,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。”

红旗轿车在长安街缓缓地行驶着。静悄悄、黑沉沉的大街,没有讲话声,没有脚步声,只有一片打不破的寂静。忽然,从一扇打开的窗口飘出婴儿的哭声,小家伙又喊又叫,哭得声嘶力竭。然而,过了不久哭声也听不见了。

毛泽东的遗体停放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里。他像生前那样保持着挺拔的姿式,一头长发梳向脑后,神态安祥,没有留下与死神搏斗过的痕迹。他双臂规规矩矩地垂放在身旁,身上的那套灰中山服没有半点皱纹。这种整洁的样子看来是去世后被人摆成的——因为,他一生都不修边幅,很少注意穿着这一类细微小事。他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,像是一团熊熊的火焰。

报上的讣告和广播里的哀乐,引起人们的忐忑不安,早上大家还觉得一切都是清楚和正常的,现在就不知怎么想才好。他们感到伤心、悲痛,因为他们的处世经验似乎还不足以理解这个人的生和死。

灵床前,400名中央委员不约而同地自动排成整齐的纵队,似乎已故的主席仍在指挥着队伍,把这些五湖四海的人们组成一个坚强的整体。

哀乐的节拍慢极了,人们缓缓地从主席身边走过,仿佛经过了漫长的跋涉……叶剑英、李先念、王洪文、汪东兴、张春桥……江青走到灵床前,疲惫苍白的脸上挂满了泪花,她显得很激动,声泪俱下,时断时续地说:“主席,你起来吧……主席,你别睡了……起来吧,咱们回家去……”

江青的双肩抽搐着,悲声凄切,好像是在请求逝去的丈夫灵魂归来,起死回生。

这种声调不可能不感人，无论是在场的人，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，都感到这个消瘦的、面带病容的女人已经痛不欲生。

“要节哀，江青同志”。在休息室里，有人劝道，“我看，明天的政治局会议你就不必参加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江青并不领这份情，“我不死，就要开！我倒要看看，谁能斗过谁！”

“您是不是不舒服？”劝者压住火，慢声慢气地说。他感到在这种哀伤的氛围中同她争执是不合时宜的。不过，还是有人搭了话：

“那就横下一条心斗吧，不斗则修，不斗则垮么！”

说话的是叶帅。他那带广东口音的白话，听起来颇费咀嚼。

“剑英同志，你这话不好懂啊。”王洪文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，“你看过前天的《光明日报》么？有何感想？”

“你是说那个按临终嘱咐办吧？”叶帅反问道。

“是呵。”王洪文的眼睛眯缝着，打量着叶帅，说，“我想知道部队的反映。”

“张春桥同志在这里么，”叶帅瞟了张春桥一眼说，“他是总政主任，部队的反映。他最清楚。”

张春桥像是没听见叶帅的话似的，从沙发上欠起了身子，他那冰冷冷的目光扫到叶剑英脸上，使人不禁想伸手摸摸面颊，从皮肤上抹掉这层冷气。“反映么，我还说不上来，倒是听见不少剑英同志的传说呵！”他阴沉地说。

“关于我，也许还有更坏的讲法，我也不怀疑有人在搞我的材料！”叶帅接触到张春桥的视线，感到那股寒气在逼近，直向脸上和脚上吹来。“按既定方针办么，不就是要办几个人么！”

“按既定方针办是主席的临终嘱咐！”江青冒火了，朝叶剑英喊了起来。

“我不晓得这个临终嘱咐的来路。”叶帅用平静的口吻说，“我问过许多人，先念、徐帅、聂帅，还有陈锡联、李德生、许世友，没有一个清楚的，我们这么多副主席、政治局委员都不晓得，岂不怪哉！”

“好啊，主席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想串通起来欺负我！”江青怒冲冲地站了起来，屋子里灌满了她发号施令般的女高音，“你们在一起都商量了什么？谁牵的头？你叶剑英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！”

“江青同志！”叶帅一把摘下眼镜，竭力抑制着怒火，“我今年79岁了，顶多再活10年。我一生做过好事，也做过不少错事，但我尽量凭良心活。今天，谁要是硬逼我卖良心，我叶剑英也可以不要这十年了。我还可以拿枪的，还可以打到最后一颗子弹的！”

“我请大家注意！”王洪文的声音洪亮，那张漂亮的脸上表情十足，涂着浓浓发蜡的头发油光泛亮。“剑英同志的话很出格，我请大家注意！”

然而，不管是叶剑英也好，还是张春桥也好，都没有对这个油头粉面的小生有丝毫注意。

姚文元曾在私下这样说过自己的这位伙伴：不学无术，懒惰，虚荣心太重，像花花公子，中看不中用。

这些评价自然让王洪文耳朵发热。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，有一段时期他尝试过戴眼镜，可是他怎么也适应不了这个压在鼻梁上的文明标志，他被搞得头昏脑胀，看不清东西。而这一点很快就被人知道了。在一次会议上，江青把一份文件递给王洪文阅读，说道：“洪文，这可是个重要文件，摘了眼镜看吧。”……

叶剑英戴上眼镜，故意从王洪文身边擦肩而过，往门外走去。在他的身后，传来了“啪”的一声，一个茶杯被摔得粉碎。

哀乐停止,追悼会结束了。

9月将尽,秋雨后面是秋风。树叶在秋的鞭击下颤抖着,飘落下来,被风卷着满街翻滚。万木萧瑟的秋天,给人以淡淡的凄凉之感。

10月5日凌晨,在钓鱼台国宾馆十一号楼里,烛形的青铜壁灯节日般地齐放光华,照亮了走廊和前厅。夜深人静,这些壁灯显得轻佻和妖媚。

宽大的客厅里,江青和她的十几位客人正在看电影。用江青的话说,这叫工作之后转移精力。今天看的是美国故事片《红字》。江青边看边给刘庆棠、钱浩亮等人解说。也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这部影片了,但看到动情之处,她还是会落泪。电影放完了,影片中女主角的悲惨结局给人以压抑的凄凉之感。客人们坐在沙发上,开始了杂乱无章的谈话。

江青大发议论,从电影谈到音乐、连衣裙、巴黎公社、武则天爱吃的糕、延安的笑话……这番清谈,使在场的人都觉得,“旗手”无非是想卖弄一下知识,并无其它目的。

然而,这不光是没油没盐的清谈,不光是乱七八糟的煽风。江青是一个出色的演员,她好像在无所用心的谈天说地,但却有着明确的目的,就是使周围的人对她产生向心力、亲切感,不许他们发生任何怀疑和动摇。

江青好比一个灵敏的地震仪,在那些日子里,她已经觉察到,虽然还不是那么明显的动摇已经发生了,并且正在加剧、蔓延,为此,她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。

关于艺术上的无休止的高谈阔论,谄媚和讨好的微笑,很快把江青弄得不耐烦了。“好了,现在我不想谈这些了。”她用有气无力的口吻说。她靠在沙发上,给自己斟了一点红葡萄酒,“我心里不痛快。现在的情况你们都知道,弄得不好,我就要被抓起

来杀头,我是横竖都无所谓了,我担心的是你们!一想到你们都是我同甘共苦的战友,我完蛋了,还要牵累你们下监牢,妻儿老小家破人亡,我心里就难受。”

江青说着,垂下了头,两行热泪从她脸上流了下来。

客厅里一片抽泣声。这时,钱浩亮忽然站到了客厅当中,来了个李玉和式的亮相。“同志们,是革命的就站出来,到中南海请愿,请江青同志担任主席!”

“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同他拚!”

“江青同志指到哪里,我们就打到哪里!”

一时间,客厅里群情激昂。一个大个子演员竟当场割破手指,写下了请江青当主席的血书。

“谢谢同志们,谢谢……”突然,江表啜嚅起来,她向前跨了一步,一把搂住大个子演员,抱头痛哭起来。

当客厅里的气氛达到高潮时,张春桥和王洪文走进门来。他看到这个场面,心中不太高兴。这个大个子演员是个声名狼籍的无赖,曾两次坐牢,他是个小偷,又是个赌棍,在社会上臭不可闻。因此,张春桥对江青这种热情奔放和过于不分香臭的性格感到痛心,而且不寒而栗。

“天都快亮了,请诸位同志回去休息吧。”张春桥下了逐客令。

当江青把最后一批客人送出门之后,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她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坐着,交叉着双手抱住双肩,若有所思地瞅着穿衣镜中张春桥那双眉紧蹙、疲惫苍白的面孔。

“春桥,洪文,怎么样?”

“老家伙们活动频繁,叶剑英、李先念他们几乎天天碰头。”张春桥抽着烟,心绪不佳地说,“上海那边已经作了准备,北京这边也要行动起来了。”